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鬼神傳  
第十四回 曹二奸賊 誘夫奪色 文正屈陷 包公雪冤

話說潮州府潮水縣孝廉坊鐵丘村，有一秀才姓袁名文正。幼習舉業，娶妻張氏，貌美而賢。生得一子，年已有三歲。袁秀才聽得東京將開南省，與妻子商議，要去取試。張氏道：「家事既貧，兒子幼小，君若去後，教妾告著誰來。」袁秀才答道：「十年燈窗的苦，指望一日成名。既賢妻在家無靠，不如收拾同行。」兩個路上，曉行夜住。不則一日，行到東京城，投王婆店，歇下行李，過卻一宵。次日，袁秀才梳洗飯罷，同妻子入城玩景。忽一聲，喝道來到。頭搭已近前，夫妻二人急忙躲在一旁。看那馬上坐著一貴侯，不是別人，乃是曹國舅。二皇親國舅馬上看見張氏美麗，便動了情。著牌軍請那秀才到府中相望。袁秀才聞是國舅有請，心中疑是與國人交必有大望。未有推辭，便同妻子入得曹府來。國舅親自迎接，對面而坐，動問來歷。袁秀才告知赴選的事。國舅大喜，先令使女引張氏入後堂相待去了。卻令左右抬過齊整筵席，親勸。袁秀才飲得酪酊大醉。密令左右，扶向僻處，用麻繩絞死。把那三歲孩兒打死了。可憐袁秀才，滿腹經綸未展，先作南柯一夢。比及張氏出來，要邀丈夫轉店時，國舅道：「秀才已過醉，扶入房中歇去。」張氏心慌，不肯入府。欲待丈夫醒來。挨近黃昏，國舅令使女說知張氏，你丈夫已死的事。且勸他與我為夫人。使女通知，張氏嚎啕大哭，要死亦罷。國舅見不允，從另監在深房內。日使侍女勸諭不聽。

一日，包公到邊庭賞犒三軍，回朝奉事已畢，即便還府。行過石橋邊，忽馬前起一陣怪風，旋繞不散。包公忖道：「此必有冤枉事。」便差隨從王興、李吉，追此怪風，前去看其下落。王李二人領旨，隨風前來。那陣風直從曹國舅高衙中落。兩公牌仰前看時，四邊高牆中間，門上大書數字「有人看得者，割去眼睛。用手指者，砍去一掌。」兩公心著嚇，回稟包爺。包公怒道：「彼又不是皇上宮殿，敢此亂道。」即親自來看，果是一座高院門戶，不知其誰貴候家。乃令軍牌請得一老人問之，老人稟道：「是皇親曹二國舅之府第。」包公道：「便是皇親所設，亦無此高大。彼只是一個國舅，起此樣府院。」老人歎了一聲氣道：「大人不說，衰老那裡敢道。他的權勢，比今皇上的尤甚。有犯在他手者，便是鐵枷。人家婦女生得美貌者，便強拿去奸占。不知打死幾多人命。近日府中，因害得人多，白晝裡出怪。國舅住不寧，合府移往別處去了。」

包公聽罷，遂賞老人而去。即令牌軍打開門鎖，人到高廳上坐定。裡頭宏敞，恰似天宮。叫王興李吉近前，勾取馬前旋風鬼證狀。二人出門，思量無計，靠脫間乃於曹府門首高叫。忽一陣風處，見一冤鬼，手抱三歲兒子，隨公牌來見包爺。包公見其披頭散髮，滿身是血。鬼將赴試事情，被曹府謀死，棄屍在後花園井中，從頭歷說一遍。包公又問：「既汝妻在，何不令他來告。」冤鬼袁文正道：「妻今被他帶去鄭州三個月，如何得見相公。」包公道：「今給你令牌一道，差陰使帶你鄭州，托妻一夢，叫他來告。」道罷，冤鬼依前作一陣狂風而去。

次日升廳，集公牌吩咐道：「昨夜冤魂說，曹府後園，瓊花井裡，藏得千兩黃金。有人肯下去取之，分其一半。」王李二公人稟過了要去，弔下井中看時，二人摸見一個死屍，驚怕。上來稟知包公。公道：「我不信，縱死屍亦撈來看。」二人復弔下井，取得屍身上來。包公令抬入開封府來，將屍放於西廊下。便問牌軍：「曹國舅移居何處？」牌軍稟道：「今移在獅兒巷內住。」即令張千馬萬備了羊酒，前去作賀他的。包公到得曹府來，大國舅在朝未回，其母太郡夫人怪怨包公不當賀禮。包公被夫人所辱，正轉回府。恰遇大國舅回來，見包公下馬，敘問良久。因道知來賀，賢夫人羞叱，國舅陪小心道：「休怪。」二人相別，國舅回府煩惱，對太郡夫人說：「適間包大人遇見孩兒說來賀夫人，被夫人羞辱而去。今二弟做下逆理的事，倘被知之一命難保。」夫人笑曰：「我女為正宮皇后，怕他甚麼。」大國舅又道：「今皇上若有過犯，他且不怕，怕甚麼皇后。不如寫書付與二弟，令他將秀才之妻謀死，方絕後患。」夫人依言，使修書差人送到鄭州。二國舅接書看罷，這也沒奈何。喚張院子之妻金蓮攜酒，假說曹夫人送酒。張娘子賀月，將酒灌醉。命院子張清持刀殺之，以絕後患。

卻說那陰使，帶得冤魂到了曹府二皇親府門。正見門神把截，不容他進。文正歷出一番冤情。「望門神疏放，容我見妻身托知一夢，感戴不淺矣。」門神說道：「俺這裡放生不放死，要進去不得，你可往別處去罷。」陰使見門神不肯疏放，即提出包爺牌令，門神觀之疏放進府。見妻睡熟托知一夢，文正一見賢妻子說道：「我是丈夫袁文正，奉了包爺牌令方得到此，托妻一夢。悔恨當初，一時之錯，因見曹府相請，我只道與國人交，指望功名成就。誰想落在他的圈套，請入府中，將酒灌醉，麻繩絞死。屍身丟在後花園古井中。幸賴包爺到邊庭賞犒三軍回朝，轎過石橋邊，我把冤魂旋繞。包公忖道：此必有冤枉事。帶進府門，我把前冤告知。爺爺說道：『既有妻子，何不令來告狀？』我道：『妻被他帶去鄭州三個月。』爺令行牌一道，便差陰使帶到曹府見妻一面。目今禍事已至，曹二差委張清持刀來殺你。可雙膝跪在他的跟前說道：張清哥，歷訴苦冤。他是慈心的人，見冤不殺，必定有個憐憫之心。你便急急走到開封府，包爺台前哀告。自然與你雪此深冤。」囑罷，張清已至，手持利刃走入房來。文正奪他的刀，張清無刀不能殺之。只得驚醒張氏，跪在張清跟前。口稱「張清哥」歷訴前冤，張清救之。文正冤魂亦去。私開了後門，將花銀十兩與張娘子作路費，教他直上東京包大人處。張氏拜謝出門。他是個閨門女子，獨自如何得到東京。悲哀感動了太白星，化作一個老人，直引他到了東京。仍乘清風而去。

張氏驚疑，起頭望時，正是舊日王婆店門首，人去投宿。王婆頗認得，訴出前情，王婆亦為之下淚。乃道：「今五更，包大人行香，待回來可接馬頭下狀。」張氏請人做了狀子完備。恰出街來，正遇見一官人，不是包大人卻是國舅。見著狀子大驚，就問他一個衝馬頭的罪。登時用鐵鞭將張氏打暈去了，搜檢身上有花銀十兩，亦奪得去。將其屍丟在僻巷。王婆聽得消息，即來看時，氣尚未絕。連忙抱回店裡救蘇。過二三日，探聽包大人在門首過，張氏接馬頭告狀。包公見狀，便令公牌領張氏入府中，去廊下滴血認屍，果是其夫屍首。不覺血淚□懷，悲哀不絕。包公又拘店主人王婆來，問的實審勘明白。令張氏入後堂陪侍李夫人，發放王婆回店。

包公思忖，先捉大國舅又作理會。即詐病不起，上聞包病與群臣議往視之。曹國舅前奏「待小臣先往問病，陛下再去未遲。」上允奏。次日報入包府中，包公吩咐齊備。適國舅到府前下轎，包公出引迎入後堂坐定，敘慰良久。便令抬酒來，飲至半酣，包公起身道：「大國舅，下官前日接得一紙狀。有人告說：丈夫兒子被人打死，妻室被人謀了。後其妻子逃至東京，有一官處下狀，又被仇家用鐵鞭打昏去了。且幸得王婆救醒，後在我手裡告狀，已准他的。正待等國舅商議，不知那官姓甚名誰？」國舅聽罷，毛髮悚然。張氏從屏風背後走出，哭指道：「打死妾身，正是此人。」國舅喝道：「無故賴人，該得甚罪？」包公怒髮，令牌軍捉下，去了衣冠，用長枷監於牢中。包公恐走透消息，閉上了門，將親的人盡拿下。便思捉二國舅的計，寫下假書一封，已搜得大國舅身上圖書，用硃印式訖。差人尋夜到鄭州道知：「太郡夫人病重，作急回來。」二國舅見書，認得兄長圖書。即忙輕身轉回東京，未到府遇見包公，請入府中敘話。酒飲三杯，國舅半酣起身道：「家兄有書來，說道母親病重，尚容別日領教。」忽後面走出張氏，跪下哭訴前情。曹二一見張氏，面如土色。便令捉下，枷入牢中。

從人報與太郡夫人。夫人大驚，即將誥文忙來開封府。恰遇弔著二位國舅在廳上打，夫人近前將誥文說包公一篇，被包公奪來扯碎。夫人沒奈何，急回見曹娘娘，道知其詳。曹皇后奏知仁宗，仁宗亦不准理。皇后心慌，私出宮門，來到開封府，與二國舅說方便。包公道：「國舅已犯死罪，娘娘私自出宮。明日下官見上奏知娘娘因何私自出宮。」皇后無語，只見復回宮中。次日太郡夫人自奏與仁宗，仁宗無奈下敕，遣大臣到開封府和勸。包公預知其來，乃吩咐牌軍出示曉諭，彼各自有衙門，今日但入府者，便與國舅一同治罪。眾大臣聞知，那個敢入府中。

上知包公決不容情，爭奈太郡夫人日夕在前哀奏。只得命整鸞駕，親到開封府。包公近前，將上王帶連咬三口。奏道：「今又非祭天地勸農之日，因何胡亂出朝，主天下三年大旱。」仁宗帝道：「朕此來者端為二皇親之故耳。萬事看朕分上饒他也罷。」包

公道：「既陛下要做二皇親之主，一道赦文足矣，何勞御駕到此。今國舅罪惡貫盈，若不允臣判理，臣願納還官誥歸農。」仁宗回駕。包公令牢中押出二國舅，赴法場處決。

太郡夫人知得，復入朝，懇上降赦書救二國舅。皇上允奏，即頒赦文，遣臣臨法場中宣讀。包公跪聽宣讀，止赦東京罪人及二皇親。包公道：「都是皇上百姓，犯罪偏不赦天下。」先令斬訖二國舅。大國舅侍待午時方開刀。太郡夫人聽報斬訖二國舅，忙來哭投皇上。王丞相奏道：「陛下須頒赦天下，則可保大國舅。」皇上允奏，即草詔頒行天下：「不拘犯罪輕重一齊赦宥。」包公聞赦各處，即當場開了大國舅枷放回。歸見太郡夫人相抱而哭。大國舅道：「不肖深辱父母，今在死裡復生。想母自有侍奉，孩兒情願納還官誥，入山修行。」太郡夫人勸留不住。後來曹國舅得遇奇異真人點化，已入八仙班中。包公既判此款公案，令將袁文正屍身葬於南山之陰。庫中給了銀兩，賜與張氏發放回鄉。是時遇赦之家，無不稱頌包公仁德。包公此舉，殺一國舅而一家之奇冤得申，赦一國舅而天下罪言皆釋。真能以迅雷沛甘雨之澤者也。